

## 《型世言》俗語詞割記

黃 英

白話短篇小說集《型世言》（以下簡稱《型》），明代錢塘（今杭州）人陸人龍著，其兄陸兩侯作題、序、引並評，刊行于明代崇禎初年，大體與凌濛初的《兩拍》同時。此書三百多年來鮮爲人知，近年爲臺灣學者發現，其後國內數家出版社相繼出版。該書的問世，爲研究小說史，研究漢語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。本人在閱讀時，發現小說中有不少俗語詞，是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以下簡稱《詞典》）所未收錄的，有的釋義不全，有的例證晚于《型》。本文試對這些俗語詞加以詮釋，不當之處，敬請指正。本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《型世言》爲底本，參校中華書局 1993 年 7 月排印本。例句後的數碼分別代表上海古籍本的回數及頁數。

**備箕帚** 爲（做）某人的妻子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芳卿道：“今日原也說不清了！陸郎，我非他人，即主人之女芳卿也。我自負才貌，常恐落村人之手，願得與君備箕帚，前芳心已見於鞋中之詞。今值老父他往，舍弟熟睡，特來一見。”（11·143）

按，《禮記·曲禮下》：“納女于天子……于大夫曰備婦灑。”“備婦灑”，亦作“備灑掃”，指古代謂納女于大夫爲妻。唐沈亞之《秦夢記》：“寡之有愛女，而欲與大夫備灑掃，可乎？”《型》中“備箕帚”應指做某人的妻子。

**不溜亮** 形容人或事沒有趣味，沒意思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(1)采菱道：“有這樣不識擡舉的？親娘捱半年，怕不嫁出個好姑夫？要這樣呆物，料也不溜亮的！”芳卿點了點頭。(11·143)

(2)鬼混半餉，呂達怕李良雨說他一到便嫖，假起身道：“我改日來望罷！”那樂寶道：“我正待作東與你接風。”呂達道：“什麼要姐姐接風？我作東，就請我李朋友！”李良雨叫聲：“不好叨擾。”要起身。呂達道：“李兄，你去便不溜亮了。”(37·456)

按，“溜亮”，猶瀏亮。明朗流暢。多用於形容文章的內容流暢。《朱子語類》卷八七：“祇是說得粗，文意不溜亮。”玩味文中的兩個例句，例(1)陸仲含因為拒絕了小姐芳卿，所以丫鬢采菱安慰小姐說：“要這樣呆物，料也不溜亮的！”丫鬢說陸仲含是個“呆物”，沒趣味的人。例(2)李、呂二人去妓院鬼混，李要離開，所以呂說：“李兄，你去便不溜亮了。”顯然是說“李兄，你走就沒有意思了”。

**臭吝** 過分吝嗇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(1)但是掌珠終是不老辣，有那臭吝的纏不過，也便讓他兩厘，也便與他搭用一二文低錢，或是低銀。(3·34)

(2)他知道人說風水先生常態是父做子破，又道攛哄人買大地，打偏手。他便改了這腔，看見這家雖富，却是臭吝不肯舍錢，風水將就去得，他便極其贊揚道：“不消遷改。”(19·236)

(3)吳燠原是一個臭吝不舍錢的，說到事在其間，也嗇吝不得，便與他去尋分上。(26·323)

按，《詞典》未收錄此詞。據例(3)，“吳燠原是一個臭吝不舍錢的”，但是“說到事在其間，也嗇吝不得”，這裏的“臭吝”與“嗇吝”為同義互見。“臭”在方言中可做程度副詞，放在動詞或形容詞後，指過分；非常，表示程度很深。如“臭老”，過分的老。“臭濁”，過分的繁雜或濃烈。綜上，“臭吝”應釋為過分吝

齋。

**打獨坐** 舊時指逛妓院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姜舉人便道：“陸仲含，好個素性懶入花叢，却日日假拜客名頭，去打獨坐。”（11·145）

按，依據文意，因有妓女稱與陸仲含相識，纔有姜舉人嘲弄陸仲含偷偷去“打獨坐”的言語。《東京夢華錄》卷二：“又有下等妓女，不呼自來筵前歌唱，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，謂之札客，亦謂之打酒坐。”“打酒坐”，指下等妓女，自願侑酒，受贈後離去。古南方方言。“打酒坐”與“打獨坐”意義接近。同段下文：“祇見王舉人在背後把陸仲含推着道：‘去！去！飲酒宿娼，提學也管不着，就是不去的，也不曾見賞德行，今日便帶挈我吹一個木屑罷！’”<sup>①</sup>“打獨坐”與“打酒坐”、“吹木屑”者與嫖妓有關，故“打獨坐”當為逛妓院的別稱。

**打吱喳** 謂相互戲德，閑扯說笑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店中喜得掌珠小時便在南貨店中立慣了，又是會打吱喳的人，也不臉紅。銅錢極是好看，祇有銀于到難看處，盛氏來相幫，不至失眠。且又人上見他生得好個兒，故意要來打牙擦嘴，生意越興。（3·33）

按，根據文意，掌珠“小時便在南貨店中立慣了”，所以支撐店面“也不臉紅”。有人“故意要來打牙擦嘴，生意越興”。“打牙擦嘴”即“打牙擦嘴”。《紅樓夢》第六五回：“這裏他女人隨着這些丫受小廝吃酒，又和那小廝們打牙擦嘴兒的玩笑，討他們的喜歡，準備在賈珍前討好兒。”“打牙擦嘴”猶言“打牙配嘴”。《金瓶梅詞話》第二三回：“（這婦人）常和衆人打牙配嘴，全無忌憚。”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解釋“吱喳”為粵語，指吵鬧或愛講話。而文中的掌珠也算是個愛講話，又會打牙擦嘴的人。綜上，“打吱喳”可解釋為“相互戲德，閑扯說笑”。

**合伙** 共同生活。

(1) 盛氏聽了，想道：“我在家也是一個家主婆，怎與人做奶娘？但是回家委難合伙，死了兒子也不知道。不若且偷生，待遇熟人，叫兒子來敗我。”（3·40）

(2) 盛氏又道：“我與媳婦不投，料難合伙。又被媳婦賣在此間，做小伏低，也沒嘴臉回去見人。但祇你念我養育你與守你的恩，可時來看我一看，死後把我這把骨殖帶回蘇州，與你父親一處罷了！”（3·42）

(3) 鄧氏道：“管是料不敢管，咱祇是懶待與他合伙。”從此，任董文千方百計奉承，祇是不采，還饒得些嚷罵。（5·61）

(4) 光棍道：“這樣婦人，一日也難合伙，說甚半年、三月！”（26·316）

按，《詞典》中合伙有兩個義項，義項①：結成一伙。謂兩人或兩人以上合資經營生產、貿易等事業或合力做同一目的的事。義項②：合在一塊兒。上幾例中的“合伙”與《詞典》中解釋的“合伙”略有不同。例（1）、（2）都說的是盛氏被媳婦賣到異鄉，所以她認為與媳婦再難“合伙”。例（3）鄧氏與耿植有奸情，所以“懶待與他合伙”，不想和丈夫董文在一起生活。例（4）光棍為騙取吳爾輝錢財，假稱做婦人丈夫，要把婦人賣與吳。所以慌稱“這樣婦人，一日也難合伙”。綜上，“合伙”應解釋為共同生活。

**鈞語** 對長官話語的敬稱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旗牌道：“胡爺鈞語，道兩邊兵爭，不免殺戮無辜。不若歸降，胡爺保奏與大王一個大官。”（7·90）

按：“鈞”，為敬辭，用於對尊長或上級。如“鈞聽”，是對尊長聽聞的敬稱。《水滸傳》第八五回：“有件小事，上達鈞聽。”“鈞批”，對長官批示的敬稱。《水滸傳》第十七回：“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，到今未曾得獲。”“鈞諭”，對帝王或尊長的指示、命令的敬稱。《鏡花緣》第三三回：“拜煩姐姐夫去替我轉奏，看國

主鈞諭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根據文意，旗牌是傳達“胡爺鈞語”，“鈞語”則為下級對上級話語的敬稱。

**口牙** 爭吵，爭辯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花芳道：“兄也是你晦氣！若我討了他的老婆，我也推不脫。庚仰處好。”座盈道：“我處？終不然我打殺的？”鮑雷道：“終不然我打殺的？”鮑雷見庚盈口牙不來，中間沒個收火的，料做不來，兜胸一把結了道：“我們到縣裏去！”（3·416）

按，鮑雷等七人當晚殺死了阮大母子，第二天，虞盈看望阮大，結果被鮑雷等陷害。與地雷等人對質時，卻“口才不來”。這裏“口才不來”是抬嘴笨或笨嘴拙舌，非伶才利齒。虞盈與鮑雷等“曰牙不來”，就是不是那麼能說會道，爭辯不過的意思。

**老現世** 詈詞。《們典》失收。

李一娘道：“是我家老不死、老現世阿公，七老八十，還活在這邊。好意拿食大與他，他却道咸道酸，爭多爭少，無日不碎聒管閑事。被我鬧了兒場，他使性往女兒家過活去了，纔得耳朵邊、眼睛裏乾淨。（3·36）

按，“現世”為佛教語，指今生，對前世、來世而言。“現世報”意為現時即受惡報之人。上例李二娘稱“阿公”為“老不死、老現世”。“老不死”和“老現世”同為詈詞。“老現世”指年紀很大，仍活在“現世”的老人，在《型》中當為署同。

**撩口** 鬥嘴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恰好遇着個姓賈的寡婦，原住寺中方子，法明討房租嘗見的，年廿二三，有五六分顏色。掙得一副老臉，催修理，要讓租，每常撩口，（29·359）

按，法明到賈寡婦處催租，二人經常鬥嘴。撩，指挑逗，招惹。“撩口”即“挑逗，招惹口舌”。元關漢卿《陳母教于》第二折：“我可也不和你強枉料口，我年紀大也慚羞。”“撩口”與“料口”同，當指鬥嘴。

**女兒臉** 顧及情面，板不起面孔來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(1) 樊氏道：“相公平日祇是女兒臉，踢不脫這千人，至於如此，你這一趕，大是有功。”(15·194)

(2) 但是婦人能幹，能不出外邊去，這全靠男子。無奈阮大一條忠厚怕事的肚腸，一副女兒臉，一張不會說的嘴。(33·409)

按，例(2)中說阮大“一副女兒臉，一張不會說的嘴”，是對“女兒臉”形象的解釋。明白話小說有“面弱”一詞，指顧及情面，板不起面孔來。《西遊記》第三二回：“你罷軟的老和尚，捉招的馱馬溫，面弱的沙和尚！他都在那裏自在，撮弄我老貨來踰路！”“面弱”是來形容小說中“沙僧”，板不起面孔，心慈而軟。而例(1)中沈剛和例(2)中的阮大可謂是沙僧式的人物，一個顧及情面“踢不脫這千人”，一個則“忠厚怕事的肚腸”。“女兒臉”與“面弱”意義接近。用“女兒臉”來形容他們還是較為恰當的。

**破冠子** 喻婚前已非處子的女人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徐銘知道也沒奈何。一日，走來望愛姐，愛姐便扯到後邊一個小園裏胡床上，把個頭眠緊在他懷裏，道：“你害我，你負心！當時我不肯，你再三央及許娶我回去，怎竟不說起？如今叫我破冠子怎到人家去？”(21·257)

按，根據文意，柏清江在不知愛姐與徐銘有染的情況下，決定把愛姐嫁給簡勝。便有上文，愛姐質問徐銘“如今我破冠子，怎到人家去？”的言辭。元明白話作品中有“破罐子”一詞，比喻壞了貞操的女人。元康進之《李逵負荊》第三折：“他拐了我女孩兒，左右弄做破罐子。”《鴛鴦被》第二折：“既然昨夜李小姐與別人成了親事，左右是個破罐子了，你如今去將小姐接到我家裏來，一發永遠做夫妻。”還可省略“子”尾，又寫作“破甌”。《醒世姻緣傳》第七二回：“生一女，十五春。今嫁與，魏三封。昨日晚，方過門。嫌破甌，不成親。”《型》中的“破冠

子”應與上幾例同，當爲“破罐子”的另一種寫法。

**塌毛** 男流氓。《詞典》失收。

也是合當有事，巧巧遇着一個光棍，道：“這塌毛甚是可惡，怎在這所在哄誘人良家婦女！”(26·314)

按，依據文意，張二娘無心中看了吳爾輝幾眼，吳爾輝便以爲張二娘對他有情，因此，就裝扮的齊齊整整，每天都在張的門前晃。恰好被一個光棍看到，便有了“這塌毛甚是可惡”的話。《聊齋俚曲集·牆頭記》第四回：“倒不如監生自在，省了那混帳雜毛。”這裏“雜毛”指壞人，是用來罵人的話。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收錄“塌皮”一詞，爲吳方言詞語，指男流氓。《詞典》中“塌皮”、“塌毛”均未收錄。“皮”和“毛”爲近義詞。用“塌皮”來解釋“塌毛”是較合理的，“塌毛”應是男流氓義。

**黃病** 指傷寒病。《詞典》例證晚出。

(1)朱安國道：“阿彌陀佛，我若有這事，害黃病死！你祇要嫁朱玉，造這樣是非！”(25·308)

(2)(朱安國)整日懊恨不快，害成一個黃病，幾乎死了。(25·310)

按，舊時由於醫術水平有限，“黃病”算是一個頑癥，不可醫治，還容易傳染。所以，文中的朱安國爲了推脫自己殺人劫財的罪行就發毒誓，以欺騙衆人。結果，朱安國自食惡果，“害成一個黃病，幾乎死了”。《詞典》引清俞正燮《癸巳類稿·持素證·足陽明經胃府脈證》中例。

**客邊** 猶言客人或外地人。《詞典》例證晚出。

在漢陽不上半個月，柳長茂道：“外甥，目下米已收完一半，若要等齊，須誤了生意，不若我先去，你催完家來。只你客邊，放正經些，主人家女兒，切不可去打牙擦嘴，惹出口面，須不像樣。我回家中，教你爹娘尋一頭絕好親事與你罷！”(38·468)

按，蔣日休坐客熊漢江家中，對其女文姬頗有好感，所以柳

長茂臨走時告戒蔣“祇你客邊，放正經些”。這裏的“客邊”就是外地人、客人之義。《詞典》“客邊”義項②，引張天翼《譚九先生的工作》中例。

**西席** 後世稱受業之師或幕友。《詞典》例證晚出。

(1)謝老道：“賢契著此念頭，便前程萬里，自家見得不足，常常有余。老夫有句相知話奉瀆。家下有個小犬，年已十一歲，未遇明師，尚然頑蠢，若賢侄不棄，薄有幾間書房，敢屈在寒舍作個西席。祇恐粗茶淡飯，有慢賢侄。束脩不多，不成一個禮，祇當自讀書罷。”(11·138)

(2)陳副使爲他求師，略在親友面前講得一聲，祇見這邊同年一封薦書、幾篇文章，道：“此人青年篤學，現考優等，堪備西席。”(27·326)

按，古代賓主相見，以西席爲尊，主東而賓西。後家塾老師或官府幕職稱西席或西賓。《稱謂錄》卷八：“漢明帝尊桓榮以師禮，上幸太常府，令榮坐東面，設幾。故師曰西席。”《紅樓夢》第二回：“知他正要請一西席，教訓女兒。”《詞典》引清·梁章鉅《稱謂錄》中例。

### 〔注釋〕

① “吹木屑”，董志翹先生認爲“指娼妓喝花酒時左旁作陪助興”。

### 參考文獻

[1] 《型世言》上海古籍出版社．2001年；中華書局1993年

[2] 《漢語大詞典》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．1990年．

[3] 《禮記》《十三經注疏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．1997年．

[4] 《秦夢記》《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》北京出版社．2000年．

[5] 《朱子語類》中華書局．1994年．

[6] 《東京夢華錄》中國文史出版社．1999年．

[7] 董志翹《明代擬話本小說〈型世言〉語詞例釋》古漢語研究．1995年第4期

- [8] 《紅樓夢》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年。
- [9] 《金瓶梅詞話》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4年。
- [10] 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中華書局，1999年。
- [11] 《抱朴子》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- [12] 《水滸傳》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5年。
- [13] 《鏡花緣》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5年。
- [14] 《陳母教子》《關漢卿集》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[15] 《西遊記》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[16] 《李逵負荊》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[17] 《鴛鴦被》中華書局，1912年。
- [18] 《醒世姻緣傳》黃素秋校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[19] 《聊齋俚曲集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，1999年。
- (黃英 四川大學中文系 2002 級漢語史專業碩士生 郵編 610064)